

菲律宾梯田保护中的困境与探索

[动态]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伊富高梯田，坐落在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 1500 米左右的高山上，由巴纳维梯田、基安干梯田、洪都安梯田及梅奥瑶梯田组成，迄今已有 2000 余年的历史，主要种植水稻。

两千多年以来，伊富高人肩扛手挑，在海拔 1500 米的高山上雕刻出颇具规模的高山梯田。由于山坡陡峭，最大的田块只有 0.25 公顷，最小的不到 4 平方米。梯田的外壁全部用石块筑成，最高约 4 米，最低不到 2 米，总长度达 1.9 万公里。

当地传统的农耕方式世代相传，不使用化肥农药，种植当地品种，采用原始灌溉方式。由于一直保留着原始而古老的梯田文化，1995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也因此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该名录的文化景观。2005 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 保护试点。由于梯田面积缩减及管理不善等原因，世界遗产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

●保护中的困境

首先是梯田粮食生产难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要。伊富高梯田水稻一年只收获一季，其粮食产量仅能保障当地人不足半年的粮食需求，其余则需要从外省调入。梯田农业经济水平较低，当地农民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靠发展副业来满足生存需求。

其次是由于城市化的影响和观念的改变，当地居民纷纷放弃原始梯田耕种方式，使得当地近 1/3 的梯田荒废。特别是年轻人大多不愿从事农业劳动，去城镇务工，致使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共同维护的灌溉系统得不到修缮，逐渐毁坏并损失功能。留在当地的人也多将梯田改种其他收入较高的经济类作物，如蔬菜、花果等。由于经济类作物一般都会使用化肥和农药，使当地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三是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伊富高梯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知名度的提高使之一跃成为菲律宾的著名旅游区，旅游业也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为发展旅游大兴土木破坏了原始风貌，当地人为制作木雕而无序砍伐树木造成水源涵养林破坏，因为没有协调好旅游



业和种植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使留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去从事旅游服务而不是去经营农田。

●曾经的措施及教训

一是管理机构建而又撤。1995 年，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宣布建立“国际梯田委员会”，尔后诞生了“巴纳维水稻梯田责任组”，专门管理伊富高梯田。但 2002 年 2 月阿罗约政府将上述两个机构取消，造成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梯田事务。

二是新技术“水土不服”。这里的土生稻种提那温稻虽然产量不高，但却已在两千年的培育进化中适应了当地的土壤和气候，可以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下生长，而且抗病虫、耐贫瘠。为了提高水稻产量，国际水稻研究所特意引进了一种高产杂交稻种。由于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使自然环境受到影响；新水稻芒短，在即将成熟的时期里容易受到鸟类的危害造成大幅度减产；收割、储存方式与原来的习惯不同，人们难以适应。

三是外来物种得不偿失。为了提高肥力引进了一种巨型蚯蚓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因为这种蚯蚓没有天敌而大量繁殖，它们在地下肆意

钻洞，破坏了原本稳定的梯田结构，造成水资源流失和堤堰垮塌。

●新的探索

在被列为 GIAHS 试点后，当地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根据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和当地保护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一是发展旅游强调社区参与。GI-AHS 项目办公室与当地旅游委员会合作，共同起草了《旅游发展指南》，要求竞争必须建立在对社区双方互利的基础上，以确保当地旅游业稳步可持续发展；联合对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旅游业的人员进行培训，包括邀请当地著名的历史学家给三轮车夫们做培训，以使他们在服务游客的同时传播伊富高梯田的历史文化；确立社区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重视农业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作用。

二是特别强调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一批致力于水稻种植的农民共同成立了农业文化遗产学习中心，将他们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GIAHS 项目办公室通过邀请专家、组织培训等对示范户给予支持。

闵庆文 赵志军

秘鲁

2020/2021 产季
葡萄出口 5738 万箱

秘鲁鲜食葡萄种植者和出口商协会数据显示，2020/2021 产季秘鲁葡萄出口量约为 5738 万箱 (8.2kg/箱)，与上一季的 4893 万箱相比增加了 17%。增长主要得益于新品种产量提高，尤其是无籽葡萄品种。本产季通过出口认证的葡萄种植面积为 20775 公顷，同比仅增长 2%，说明出口量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新品种。这些新品种主要种植在秘鲁北部和南部海岸，成熟时间上的差异也让秘鲁葡萄出口时间从 8 月延长到了次年 3 月。按数量来看，2020/2021 产季出口的葡萄中无籽白提占 35%，其次是有籽红提 31%，无籽红提 28%，以及无籽黑提 6%。而在 8 年前，秘鲁葡萄出口的葡萄品种仅有 5 至 6 个，80% 都是有籽红提品种“红地球”。

乌克兰

本市场年以来
谷物出口下降 23%

农工综合体网站消息，截至 6 月 7 日，乌克兰本市场年谷物出口达 4249 万吨，同比下降 23%。其中，小麦出口 1603 万吨，同比减少 418 万吨或下降 26%；大麦 415 万吨，同比减少 807 吨或下降 15%；玉米 2161 万吨，同比减少 754 万吨或下降 26%；黑麦 7000 吨，同比减少 1200 吨或下降 21%。截至目前，乌克兰小麦和玉米分别完成本市场年出口限额的 91.6% 和 90%。

巴西

今年前四个月红酒销售
同比增长 34%

巴西《经济价值报》5 月 31 日报道，根据巴西葡萄种植园联盟 (Uvibra)。今年前四个月，巴西红酒销售 950 万升，同比增长 34%。其中，红葡萄酒销售 590 万升，同比增长 34%，麝香起泡酒销售 140 万升量，原味起泡酒 210 万升，同比增长 30.87%，苦葡萄汁为 4870 万升，同比下降 15.68%。同期，葡萄酒和葡萄汁出口表现良好，葡萄酒出口量达到 190 万升，同比增长 169.23%，葡萄汁出口了 87.9 万升，同比增长 239.16%。

俄罗斯

鲑鱼原料减少
鱼子酱价上涨

由于 2020 年鲑鱼捕捞量不高，是过去几年来最低水平之一的俄罗斯今年可能面临红鱼子酱短缺问题。2020 年，俄罗斯的鲑鱼捕捞季节至少在过去 5 年里是最贫瘠的，鲑鱼捕捞总量只有 30 万吨，比 2018 年减少了近 56%。不仅俄罗斯的鲑鱼捕捞出现减少，阿拉斯加鲑鱼的数量也不足，与前几年相比下降了 37%。2020 年鲑鱼渔获量不足导致俄罗斯红鱼子酱产量减少，从 2019 年的 2.16 万吨降至 1.1 万吨，导致俄罗斯市场的红鱼子酱价格上涨了近 20%—60%。

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大洋洲农业



规模化、大农场化趋势明显。澳大利亚每个农牧场平均规模约 3 万公顷，最小的农牧场面积也在 50 公顷左右，每个农牧业劳动力经营土地约 1200 公顷，在农业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

农业专业化、集约化程度高。澳大利亚农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既有各种类型的专业化农场和专业化服务公司，也有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某一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如在肉牛生产全过程中，有的单位专门从事育肥、饲料、防疫、品种等某一个环节的生产和服务。澳大利亚目前也已经形成了某些特定的作物带和畜牧带，如昆士兰州的甘蔗带、塔斯马尼亚州的苹果区、东南部的小麦带等，这些均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机械化、电气化发达。新西兰绝大多数牧场、蔬菜基地都是采用机械化进行灌溉，航空施

肥占全国施肥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居世界领先水平。澳大利亚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奶业生产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

农业信息化程度高。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电脑网络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农户对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品种、价格、需求量等所有需求均通过网络进行。

在发展现代农业中，澳大利亚及其邻国新西兰有着较为一致的做法。

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具有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农业标准化体系、严格的生产鉴定程序，所有农产品不仅具有食用和种用专业标准，还有选育、加工、进口、出口、运输、储存等多项质量等级标准。

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大力推进农业科技

创新与应用。目前，新西兰财政预算中直接用于科技的经费占 18%，科技经费中用于农业的占 30%，并且对于每个企业科研创新项目的投入政府均给予 50% 的补贴。澳大利亚拥有较为完善的农业科研服务体系，并注意教育与科研的紧密结合。每个州和相关大学都设有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农业科研经费由州政府承担 50%，联邦政府承担 26%，高等院校和商业企业分别承担 14% 和 10%。

充分发挥农协等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构建与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新、澳两国均拥有为农业发展综合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领域涉及生产、经营、加工、运输、销售的各个方面，其中农协等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非常明显，他们与农户构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既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又是以农户为股东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新西兰有 1/3 的人属于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并有 22% 的农产品由合作经济组织运作。澳大利亚除了有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外，还有遍布各地的农业公司、行业协会等服务组织，他们为农业发展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强化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为了提高农民应用现代科技的劳动技能，新、澳两国十分重视针对农民的实效教育和培训。澳大利亚农林渔业部的一大职能就是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猪、鸡、牛、羊的饲养，粮食、蔬菜、甘蔗和水果的种植，以及灌溉、农具维修、消防、剪羊毛、酿酒、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等各个行业，并对这些行业设立了能力水平标准。目前，新西兰农民大都受过 13 年的初级和中级教育，许多年轻农民还受过高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澳大利亚从事农业生产人员中具有中等学历占 73% 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占 13.9%，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农业科技人员占 31%。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